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经典作品



HAPPY VALLEY

欢乐谷

[澳] 帕特里克·怀特◎著

余 莉◎译



怀特以史诗般的和长于刻画人物心理的叙事艺术，将一个崭新的
大陆带进文学中。——瑞典文学院颁奖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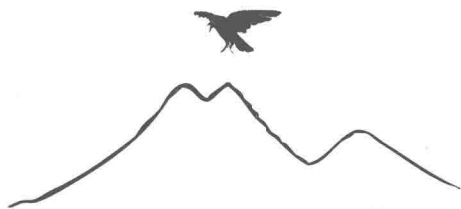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HAPPY VALLEY

欢乐谷

〔澳〕帕特里克·怀特◎著

余 莉◎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HAPPY VALLEY by Patrick Whit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Chongqing Green Culture Co.,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Text Publishing Company Pty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3)第26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欢乐谷/(澳)怀特(White,P.)著;余莉译.一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7

书名原文:Happy Valley

ISBN 978-7-229-10997-4

I.①欢… II.①怀… ②余… III.①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①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9331号

欢乐谷

HUANLEGU

[澳]帕特里克·怀特 著 余莉 译

责任编辑:肖化

责任校对:朱彦谚

装帧设计:尚睿堂·叫歇
BOOK DESIGN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6.5 字数:230千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0997-4

定价:3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导 读

《欢乐谷》是帕特里克·怀特的第一部小说，它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是一位伟大作家在成长过程中的惊人之作。人人都知道这个植根于现实的故事，战争结束后，帕特里克在马诺利·拉斯卡里斯(Manoly Lascaris)身上发现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后，开始提笔写作。他的第一部杰作《姨母的故事》(*The Aunt's Story*)也于1946年带回了澳大利亚。他对这个国家的爱恨情仇为他的伟大著作提供了永恒的材料，无论如何也无法将他与那遭受苦难的、熟悉的家园分离。

《欢乐谷》是文化民族主义者所期望的一部具有自我意识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而且该作品于1939年在伦敦出版后，获得1941年澳大利亚文学社金奖，并非没有原因。当年，后来的澳大利亚“民族文化自卑感”综合征的提出者A. A. 菲利普斯就是评委之一。

事实上，《欢乐谷》是一部展现澳大利亚生活的全景式小说，它反映了怀特在莫纳罗(Monaro)实习的亲身经历。与此同时，以乡村小镇为背景，并将兴趣点平均分散到一群人物角色上，为小说增添了几分独特与新颖。

写《姨母的故事》时，怀特是全然成熟的，尽管从某种程度上说，那出表现梦想、疯狂和老处女般孤独的戏码，是怀特作品的标志性特点。然而很显然，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姨母的故事》到1979年的《特莱庞的爱情》(*The Twyborn Affair*)，怀特所写的每一篇故事，都不断透露出成熟与自信，以及——这既是一种赠予，也是一种特征——浑然天成的戏剧性。在《姨母的故事》那些错乱不堪的章节中，你无需清楚地知道自己读到哪个部分，就算知道了，也不过是发现自己被一位伟大的作家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已(这可不代表怀特的

事业生涯也不平稳)。

话说回来,作为一部未经润饰的作品,这并未影响《欢乐谷》成为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它让读者产生悸动,以纯叙述的手法向读者展现故事的内容,这是澳大利亚十分古老的小说写作形式的特点之一。这样——加之本书一开始就禁止再版发行这样一个事实——戏弄了那些自认为熟悉(不值得重温的)早期作品的人们,就像它如此真真切切地戏弄了我一样。几乎没有人读过《欢乐谷》,即便读过,也很可能是受到后来作品的影响。

《欢乐谷》实际上是帕特里克·怀特那未被发现的国度,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书中展现出年轻的怀特摆弄时代主流游刃有余,他会因其形式主义的“狂中取乐”而尴尬,也会因笨手笨脚地去拘泥字句而感到害怕,而前者更甚。

他承认“格特鲁德·斯坦因对他的影响很深”,在全世界作家中,格特鲁德是最不可能在一本描写澳大利亚田园与小镇生活的小说背景中发生的。他还认为自己“陶醉在写作的手法中”,他说自己“已经走到了意识流的死胡同里”。

实际上,在格特鲁德·斯坦因的影响下,他似乎开始了装饰性的模仿,有节奏的重复和笔致细腻的措辞有时会让他的句子显得繁冗或是过度粉饰,而另一方面,也就是所谓的意识流,实际上是对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风格进行了灵活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改编。

《欢乐谷》里的对话省去了引号,凭借寥寥数句嵌入式的独白,将灵活切换观点的手法运用得得心应手,却营造出缓慢而模糊的特殊效果。

看着像怀特这样富于戏剧性的小说家如此痴迷于乔伊斯,着实令人好奇。然而,不管怎样,结果是其严谨与深奥不及福克纳的作品,这是很明显的特点。

每一个不了解《欢乐谷》的人,读完之后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27岁的帕特里克·怀特的作品中,体现出了他的那些已为人所知的文学前辈们的手法——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的受虐幻想和多斯·帕索斯(Dos Passos)那渴望社群主义的、飘忽不定而又过目不忘的眼睛——可更让他们惊叹的是,在世



界上最可进步和最能附庸风雅的冲动面前，他在自己的画布上指挥若定的信心。

《欢乐谷》的铭文选自甘地（“苦难越纯粹，过程越伟大”），怀特在一些“普通”人的心中呈现出灵魂的暗夜。

大卫·玛尔(David Marr)说,《欢乐谷》是怀特最好的小说。尽管这有些言过其实,可它也确是一部苦心经营的著作。医生哈里迪游离在一段枯燥的婚姻中,后来爱上了钢琴老师艾丽斯。而艾丽斯反过来又是玛格丽特·光达的救赎天使,那个生长在澳籍中国家庭里的忧郁的孩子,无暇顾及她醉酒的父亲和牢骚不断的白人母亲,却与她那内敛而富有同情心的姑姑艾米亲近。玛格丽特是医生的儿子罗德里喜欢的类型,尽管她比他大几岁。书中,在一个戏剧性的时刻,玛格丽特迷上了那个身患哮喘的、病怏怏的校长莫里亚蒂,而莫里亚蒂有一个随遇而安的妻子,名叫维克,她又与那个风流的监工克莱姆·哈根有一腿。这个人物形象沉默寡言,却与怀特后期小说中那些寡言少语的男性形象相差甚远,他不介意与维克在干草堆里打滚,却也乐意把手伸向农场主的女儿西德妮·弗尔诺,而她也被他迷住,并将他视为玩物。

《欢乐谷》形成了一个“准乔伊斯式”的套路,所有的声音在赛马场上相互缠绕,然后——正当我们开始以为这样的场面太过精心和丰富时——凶手出现了,这是一场虐杀,是一次暴行,这是一次极端的死亡,怀疑的阴影悬停在其中一位主人公的头上。然后,这件事就有了解决的办法,它虽惊险而诡异,但却十分符合贯穿整个小说高潮迭起的情景剧和对照法风格。(像他之前的福克纳一样)怀特给人的印象是一位颇具文化修养的作家,他以更加活跃而平民化的构想演绎出一支双人舞。

曲终人散的时候,小说用一个极为挽歌式的收场来回报那些悲哀而不绝望的年轻面庞。这是一种重获新生的专一,是一种分离,它暗示了一个不那么虚妄的未来。

《欢乐谷》是一部耀眼的处女作,小说中,帕特里克·怀特借着其试验性的

冲动狂妄了一把，同时展现出了鸿鹄之志，立意写就一部伟大的乡村生活的长篇小说。

小说最后以叙述为主，然而，为了对抗这样一位作家的眼泪和愤怒，后现代派手法的装饰性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他想要创造一种背景，使其能与他想象力所及的最为荒蛮的戏剧相称。

在结局中挑毛病是非常容易的。年轻男孩的成长故事更具有发展性。我们想要更加了解他那差点错过的中国灵魂伴侣。所有的女人都太过相似——似乎对于那个小说家来说，性别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猜测（而牧场主的妖妇就是一场梦遗）。情景剧的要素具有一种巨大的力量，而它们本该被更加全面而谨慎地连贯起来。

然而……《欢乐谷》是一本多么充满激情的、泛着希望之光的小说。

通过本书可以看出，作为一名探索者，帕特里克·怀特从一开始就走到了十字路口。在《欢乐谷》里，怀特引用了背景中那高耸的阴影，引用了劳伦斯对男人的性别优越感和迭起的段落，就像引用乔伊斯的音乐感和华丽的辞藻一样。可是，接下来，怀特用自己的方式创作了一本充满前兆和戏剧性事件，并将精神探索与尖利的色性相结合的图书。

按照帕特里克·怀特的水准，这并不是是一本重要的书，可确是一张赤裸裸的名片，如果不是太晚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或许它早已引起了世界的注意。怀特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小说家，经验不足，充满惊奇，全心想要创造一个曾属于澳大利亚的美好世界。



1

雪已经停了。一网云洒在淡蓝的天空，下过雪后，偶尔就会出现这样的景象。天气清冷，一只鹰懒懒地靠着漂移的云朵，定是在莫名沉思。但这不是重点。其实，它不过是一种模糊的地理意象。它只是在对的时间出现在了对的地点，也就是早上九点整，出现在穆林以南二十英里外的地方。那里，铁路线如银子一般，在烟雾中一点点铺展开来，朝向悉尼的方向，一会儿又铺进南边的一堆烟雾中。清早的穆林，一片雾银。那里不见雪，只有冰霜，冰霜发出钝刀一般的光泽，其上飘着早班火车开过时留下的缕缕白烟。而在南方，沿着鹰的轨迹，从山谷到山上，白茫茫的一片。更高处，欢乐谷的街道上，雪已半融，路面呈灰白色，而屋顶上的雪却白得纯粹。再往上，山间的康巴拉几乎已经湮没在雪堆之中。

欢乐谷差不多是从穆林延伸至康巴拉，据说，那里以前还盛产黄金，连它的名字都是淘金者所取，他们在穆林下了火车，然后带着少数装备满怀希望地往外走。他们把这个地方叫作欢乐谷，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喜欢这里，但大多数时候都带有讽刺之意。然而，准确说来，康巴拉的金子被采掘完以后，欢乐谷这个名称(比起山谷来)就更加适用于这个小镇。那只鹰就在镇上灰白的街道上空缓缓滑行。街道上的活动并不多。这有着灰白融雪的世界，一片沉寂，并不给人好感。然而，这些我们都无福消受，更别说几乎已经被藏匿在雪中的康巴拉了。

平日里，你若仔细看，便会发现六七户人家，里面住的都是再平凡不过的家庭。康巴拉的人中，有的一半是中国血统，他们沉默而勤劳，可是，也许在陌



些斜视；另外一个，几缕稀疏而油腻的头发呈一定弧度搭在额头上。她们是过来帮忙的。那个头发稀疏的女人就是斯蒂尔太太，凡有生孩子或是死人之事，她都会来帮忙。她曾帮助接生过很多孩子。她的身体比邻里许多女人都好。此刻，她站在床边，以过来人的经验看着医生，她很讨厌他出现在这里，因为，一方面，她自己也有经验（她自己也能接生，只有酒吧老板乔克先生才会请医生到欢乐谷），除此之外，他又不是老里尔顿医生，她才不会帮哈里迪医生处理这事儿哩，里尔顿早在一年前就离开这一片区了。她和里尔顿医生有一腿。他们相互爱慕。尽管哈里迪医生非常有礼貌地叫她当心，他可是个绅士，可是，她反而更加不屑。她不认为那是绅士该有的品质。

哈里迪医生站在床尾，看着病人，背对着斯蒂尔太太。

他头也不回地说，“斯蒂尔太太，你可以把灯灭了。”

斯蒂尔太太像柱子一样站在那里。于是，那个中国女人默默地爬到椅子上，捻了灯芯，随后，灯光熄灭了，一缕白烟穿过窗户缭绕而上。

医生看了看表。已经九点了。天还没有黑他就到了这里，可是，现在天又亮了。他的眼眶又干又紧，似乎再也不会合上，就定在那儿，像是被黏住一样。他站得小腿都开始疼了。他在那儿待了多久？他不会去数，也没有心思来数。不过，可真是烦人，她的呻吟声令人心烦，她那浅色的头发一直贴到脸后。这时，有人在做熏肉和鸡蛋。他能闻到肥肉的味道，闻到熄灭的灯芯发出的味道，还有小煤油炉的味道，那个中国女人正在煤油炉旁边烤火。这木屋之外，大雪堆积如山，连屋里也冷得可怕。在这样的温度之下，小火炉也起不了作用。他打了个寒战，然后伸手给病人把脉。

她睁开眼，茫然地看着他。

“很快就过去了，”他说。

他觉得自己好像在给一头牛分娩。她的呻吟声也如牛叫一般。还有那茫茫然的眼神，和牛没什么两样。或许，他是冷酷的，有人说那是专业，可也许，只是冷酷而已。和第一次不同，那是一个住在悉尼廉租公寓里的女人，她家在

萨里山^①下。她尖叫着，或者说那声音听起来像尖叫，嘴里喊着一些非常私人的且与他有关的话，于是他的身体也随着叫声紧张起来，汗流浹背，胎盘也让他感到恶心。他离开屋子后，在威廉大街(William Street)上了电车，这时，仿佛还能听到尖叫声。那声音已经在他的脑海凝结，而且一遍又一遍地回旋。他在街尾下了车，不得不找间酒馆喝上一杯。

“可怜的人儿这下遭罪咯，”斯蒂尔太太的话从身后传来。

她的确正在遭罪。不过，她很强壮，壮得像头牛。很快就会过去了。

确实很快就过去了。孩子生下来就是死婴。他抱起那全身通红、一动不动的东西，递给斯蒂尔太太，而她则把毛巾叠好，放在手心，准备接过孩子。斯蒂尔太太吸着牙齿。她这一吸，让人觉得，好像生下死婴是哈里迪医生的错，而要是让她自己来，没准会好一些。那躺在床上的可怜人儿，真是可怕，圣母玛利亚啊，她要遭受何等的痛苦。她把孩子抱了出去，一路还吸着牙齿。

“可是她错了，”他毫不怜悯地重复着。他不能动恻隐之心。接着，他开始收拾工具，这时，那个中国女人在床边晃来晃去，她一言不发，好像根本不存在似的。他要去洗手。中国女人才说，厨房里有一个水盆。洗完手后，他就去收拾他的包，那是一个浅黑色皮质的便携包，边上印着他名字的首字母，O·H，那是他在悉尼取得学位时印上去的，他还纠正商店里那个人说，不是A而是H，是HALLIDAY。拥有一个印着自己名字首字母的包，自然很气派。这能让你觉得自己很重要。它说明你不再是一名医科学生，而是一名医生了。那个躺在萨里山公寓里尖叫的女人，不过是人生中的一幕。而人生正是由这一阵又一阵颤悸、一幕又一幕场景组成。正如他(十九岁时)在某书上读到的，照理说，生命本该细水长流，而他一定要为它做些什么，把它编成一个简易的公式，或是让它优美地流淌。一切都将是美好的。接下来，又变成颤悸。而一切都错了。他打了个呵欠。或许乔克会为他准备好熏肉和鸡蛋。

斯蒂尔太太就在屋子后面。她出去那一会儿，似乎又一次感到无可奈何，

① 萨里山:Surry Hills,位于悉尼拜赛。



只见她站在那里，双臂合拢，开始吟诵，她的声音低沉而单调。

她说，发生这样的事，真是好笑。我的第一个孩子也是那样。那是个女孩，除了她以外，其他孩子都好好的。而且，我的孩子们都是好样的。小汤姆刚在蒂墨特的邮局找了一份工作。他很孝顺母亲，还给我送钱来。汤姆说，我不应该待在这里。康巴拉不适合上了年纪的人居住。他还说，夏天到来时，我就应该住到蒂墨特去。

她不停地说着，可哈里迪医生并没有听她说。他要准备去欢乐谷了。他要赶着去那里吃午餐，于是把酒吧老板的妻子留给斯蒂尔太太照顾。她很快就会好了，因为她壮得就像一头母牛。只可惜孩子夭折了。接着，他绕过老妇人，朝过道走去，而她则悠闲地站着，一如欧里庇德斯^①笔下的合唱团。酒吧老板就在过道里，他坐在一把冷杉木椅上，抽着烟。

他说，“乔克纳，很抱歉。我们已经尽力了。事情变成这样，我很抱歉。”

于是，酒吧老板站起来往前走，他身体微倾，看样子有些紧张。一切都结束了，他也松了一口气。然而，他走路的动作不大，因为他还没来得及去想孩子的事。他想的只有妻子一人。他只是在脑后依稀想着，孩子还能再有。虽然这种想法时而也会蔓延到脑前，可是他又想，生孩子也没什么不好，毕竟，这样一来，酒吧可以多个帮手，好让丽塔有机会躺一躺。因此，当他紧张而又小心地朝医生走来时，那胖乎乎的脸上还带着抚慰的笑容。

“希望下次好运，是吧，医生？”他说。

然后，他笑了，那喘息且半凝噎的笑声毫不悦耳。哈里迪非常不高兴。他不去助长乔克纳的自我宽慰，只是问自己可否先去洗手。厨房的洗涤盆里有黄色的肥皂。乔克纳左右徘徊着，一边说话一边咳嗽。他身材高大，总是穿着拖鞋，他的眼睛白里泛黄。洗手的时候，在酒吧接过一杯威士忌的时候，或是谢绝别人给的熏肉和鸡蛋的时候，都有一阵微弱的陈腐之气落在哈里迪身

① 欧里庇德斯：古希腊悲剧作家，与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并称为希腊三大悲剧大师。

上。不，他得下去了。他的妻子就由她去吧。

“那好吧，医生，”乔克纳说着打开了前门。“我要是能做些什么就好了。谁又知道呢，呃？谁也不知道。”

知道什么？没过多久，那些人说话的样子，就又好像这是最后一次与人类接触似的了。哈里迪在隧道中弯下身来，套上雪橇。此刻，山的上面，许是寂然雪中，那是一种悠长的、沁人心脾的宁静。乔克纳抓着门，就那样呆呆地抓着，生怕什么东西溜走似的，他微笑着，试图开个玩笑。这时，哈里迪站了起来。

他说，“再见了，乔克纳。”

“再见，医生。天呐，好冷，对吧？鼻涕都给冻住了。”

他在颤抖。一路从隧道走进日光中，哈里迪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残忍。可他不能停下。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再说，那个人的境况也没糟糕到哪里去。是上去康巴拉还是下到欢乐谷，这可是个艰难的选择。只是此刻，隔绝只是身体上的。所以乔克纳才会像流浪狗那样打战。

隧道的尽头，山谷往外延伸，拉出一条长长的雪道。他踩着雪橇，一路滑下，任凭背包拍打在背上。凛冽的寒风像是要将你脸上的血肉刮去。一下子冲到坡底，身体越来越倾斜，最后几乎不着地了。他开始有些呼吸困难，毕竟，他已经三十四岁了，身体有些吃不消。可又感觉不是那样，那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在悉尼渡口的那一晚，他以为自己无所不能的时候，才十六岁。伯基特(Birkett)教授说过，他的诗歌里表现着一种青春以外的东西，还说他会成为一名作家，去写诗歌和戏剧，尤其是表达玄学派主题的诗歌，唯一的问题就是要找到这样的主题。这时，一只乌鸦从一棵树上飞出来，有气无力地叫了一声。他并没有找到这样的主题。而他现在已经三十四岁了。希尔达(Hilda)希望她为她写一首浪漫的诗，一首只属于她的诗，还要命名为“致H·G”，尽管她知道他的灵感还有待激发。他们坐在植物园的椅子上，她那灰色的眼睛里充满了情感，空气中还可闻到腐烂的香蕉皮和被压扁的莫顿湾无花果散发出的味



道。这样一个暖融融的早晨，在植物园里，人的情绪很容易就会被勾起。然后，你就开始谈理想。看希尔达那充满情绪的眼睛，后来你就会明白，女人的同情大多是愚蠢和对未来的担忧混合而成。然而，你也是后来才明白。

一路踩着雪橇，此刻已经暖和起来。等他滑到停车的地方，就该出汗了。冬天，你要上康巴拉，就得把车停到“哈洛伦角”。山下面，雪就不那么大了，可还是很冷。欢乐谷是全世界最冷的地方。亲爱的，把围巾戴上，塞进胸前的背心里，希尔达说。她端出苹果馅饼给孩子们吃，还咳嗽了一下。可罗德里(Rodley)说他讨厌吃苹果馅饼，因为它会卡在喉咙里，说着就哭了起来。这时，希尔达说，亲爱的，亲爱的奥利弗，你得管管那孩子，他要把我折腾疯了，我再也受不了了。

奥利弗·哈里迪，一家之主，这就是他。然而，基本上，他与十六岁时并没有什么不同。毫无疑问，这是错的。不过是一层“基本不变”的外衣包裹着肤浅的阅历罢了。那时的他从未试图调整，他根本没有时间。正如那本自命不凡的破书中所写：你将来做的每一件事，都会让你的生命细水长流。他还抄了一些下来。用彩色墨水写下关于“生命之流”和“宇宙力”的东西，会让你觉得自己很有学识。十六岁，“宇宙力”，喝茶前在杯中映出紧张的神情。珍妮大婶对梅多斯太太说，他工作非常努力，所以什么也不会去听，可他却听了。他还写了一些有趣的信，船上的人们重温着一点点思想和琐事，到了晚上，还会唱一些低俗的歌曲。船上有个叫怀特的人，是一名带斜视眼的剪切工，有歌声，还有小船溜走时上面飘动的旗帜，还有简阿姨说的话，奥利弗，我快受不了了，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这样做不可。他很骄傲地告诉他们，他十九岁了。没人能体会这种感觉，他长大了。可是，夜晚躺在床上时，他仍然感到害怕，听着那个人的鼾声，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想着希尔达或许会忘了自己说过的话，她说等他回去就会嫁给他，因为他要去参战，这让她感到骄傲。当时，悉尼的报纸上印着有关战争的报道。而你也参加了这场战争。然后，突然，天知道你在印度洋上会发生什么事，那感觉不怎么好，可也不会一直存在，那时已

经十八岁了。或许他会得到一枚勋章，因为他十六岁，或许悉尼的报纸上会写……他曾经十六岁。

奥利弗·哈里迪用手帕擦了擦脸。让你的大脑像这样转动，有些残忍。所以，你站起来后，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好像在厕所里读书，或是洗了太长时间的热水澡。如果手中有枪，他会朝那只鹰开枪，让子弹射进它肚子里，给它当午餐，然后它就会落下来，躺在雪地上，红色的血洒在雪地，变成一只死鹰。可是，直至湮灭，它都没有感受到痛苦。或许，它一生都不知道什么是痛苦，不像在康巴拉的床上疼得打滚的乔克纳太太。然后，那只鹰从这里飞离，就像一名专注的特工，它潜入这一片冰天雪地里，潜入那与之并未相连的群山中，群山还一边默默散发出阴沉而冰冷的痛苦。宇宙将这些“特工”和它的目标隔开，它们的目标就是：旅馆里那个正将死婴挤出子宫的女人，或是欢乐谷小镇——它那痛苦的小阴谋就像慢慢化脓的溃疡。或许，那是一种中世纪的姿态。可是，生活在中世纪的人，依然带着黑暗的恐惧和具有解毒功效的信仰。他的雪橇在雪地上划出一声长响。一小撮雪从树上簌簌落下，穿过枝丫的间隙。一些拱起的树被白雪覆盖，从结构上看，颇具哥特式风格，他觉得就像一座大教堂。而乌鸦也好像在祈求上帝怜悯。一只黑色的胖乌鸦从石楠树间往外窥视，就像牧师在窗前告解。

圣罗马教会还是有些作用的。它教你将痛苦和害怕转化为某些精神上的用途。可你并不是天主教徒，疼痛只会让你感到苦涩，或让你羞于自己的苦涩与恐惧感。在运兵船上时，他每晚都会在床铺上对着自己默默祷告。他躺在那儿，感受着害怕，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然后，战争就停止了。当然，它必须停止。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很难过，也很害怕，因为，十六岁被征入伍时，你还太小，甚至不明白怎么回事，也无法让大家觉得你很勇敢，尽管勇敢是强加于你身上的东西，不管你愿不愿意。可他还是去了伦敦。他在巴黎待了两个星期，那里的每一个人都很疲倦，很苍老——这些都是精神上的状态，而且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他。此时的他，比在家里将伟大的思想抄在笔记本上时感到年



轻得多,但这又是一种新的感觉,他很享受这种感觉:走在巴黎的街道上,每一个路人都心事重重。可他又很担心,因为每个人都很苍老。当他从城市走到乡村,走到圣日耳曼,走到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①森林时,乡村是年轻的。这已经很奇怪了。然而,更奇怪的是,在家乡,一切都颠倒过来了。家乡的人们年轻、有活力,几乎是萌芽伊始状态。他从欧洲返回来,看着他们,什么都未曾发生。生活就是一个玩具,任你拨弄。但乡村是古老的,比枫丹白露的森林还要古老,时间把那潜藏的苦涩越刻越深,放眼皆是皱纹,黑石的表面也满布凹坑。在这一切之上,隐匿的激情与内心的战争在盛行,却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在悉尼,你参加聚会,而在欢乐谷,你要么通奸,要么喝酒。你摇着拨浪鼓,寻找自身的价值,却不知,自己正坐在一座也许不会熄灭的火山上。一开始,这让他感到困惑。

于是,他再度想要逃离。即便已经结了婚,他还是想要离开。希尔达说,你真是浮躁,亲爱的,你是累了,如果你能腾出一两星期时间,我们就驱车去伍伦贡(Wollongong)^②。他二十四岁与希尔达结婚。而那已经是八年前了。不过,希尔达的特长就是等待,等了八年多。罗德里九岁了,乔治也四岁了。而他仍然是十六岁,可是,对于其他事一清二楚的希尔达却不知道这一点。像希尔达这样再好不过,表面完整就足够了,自己认为完整就是完整了。而他,只有一次觉得自己是完整的。在他看来,那是一次偶然,地点在巴黎,在卢森堡公园周围,他走进了一座教堂,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走进去,那是一座普通的教堂,在里面,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好像有一阵冷风在吹。那时,教堂里还有人在吹风琴。他还记得,当时双脚冰冷,还能闻到一股清漆的味道。风琴吹奏的是巴赫的赋格曲。他知道那是巴赫的曲子,因为,在家时,他曾从曲谱上摘抄过一些。然后,他又在家里了,可又不是在家,是在卢森堡公园附近的教堂

① 枫丹白露:法国北部城镇。枫丹白露森林因面积大和景色优美而著名,是巴黎人喜爱的周末度假地。

② 伍伦贡:澳大利亚东南部港口城市。

里,在法国,古老德国巴赫的曲子从管风琴台上流溢出来,战争也停止了,他就要无法呼吸,就要……然后,他站直了。他想象自己正在呼吸。他也不知道。可他知道自己在哭。他并不在乎自己是否哭过;这样的哭泣无可厚非,也没人看见。音乐从管风琴台上奔流而出,展开了声音的旗帜。你能触摸它,能感觉到它。你能同时感受到静止与音乐,能同时漂浮和静止,在时间里,在空间里,一路无阻地,带着对有形事物的新认识,穿越,直至这一切融化,成为精神上的东西。

一大块黑岩石于白色路面的边沿赤裸地翘出。他停下来,用雪橇踢它。这就是有形的东西。你一踢黑色的岩石块,它就会发出倔强而尖刻的声响。可是,那安静的、信奉基督教的、德国十八世纪的约翰·塞巴斯蒂安(Johann Sebastian)又是如何处理一团对跖的岩石的?她的安静,也许只是受了环境的影响,而算不上心灵碰撞的结果。至少你宁愿这样想。因为这样一来,凡事都变得简单了。你一开始就可以停止不动,可你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朝着欢乐谷的方向不停地转弯。你在树木的臂弯下闪避,它还差点撞上你的脸。你半闭着眼睛躲避风雪,感觉这样很刺激,于是你屏住呼吸,希望这并不是你弥留之际,似乎差不多,但却不是的。奥利弗·哈里迪的雪橇一头栽进雪凹中,他随之倒在一个雪堆上,这也许是一个树节,它感觉就像是树节。像这样迁身倒地,沮丧与压抑的感觉油然而生。他感觉到自己黯然的神色显露无遗,接着,脚尖传来疼痛。于是,他把手搭在雪上,想要起身,不料雪堆下沉了一两英尺,使得他的手按到了地上。

他仰头,对着天空大笑,那一片天空在浮云的映衬下显得如此纯洁而迷茫。他还曾写过关于云朵与往事的自然诗歌。可他不再写了。他要站起来,卸下雪橇,取到车后,他还要赶回家吃午餐,也许还能在瓶子里找到一些冷的羊肉和咸菜,那天是星期一,希尔达说过,“你别想在星期一吃到热的食物,怪就怪那些总也洗不完的衣服”。所以,眼下只有冷的羊肉和咸菜,没有关于云朵与往事的自然诗歌,他曾热衷于写山,它们不断浮现在他脑海里,放眼都是